

「宅家」未嘗不是樂事

近日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稍緩下來，即使有新增個案，也是由外面輸入，而且是維持個位數。回顧這幾個月月的抗疫經歷，自覺對自己對朋友都有較多的了解。

多天下來，筆者除了外出購買必需品如菜蔬和日用品，或處理必要事務外，均謝絕一切不必要的社交。我獨居，隔幾天才購物一次，每次例必買一大堆，以準備下一次隔好幾天才再出門購物。所以每次都拿着大包小包的，為免回家後做飯會太累，就順道到快餐店買外賣拿回家吃。

說來奇怪，自從三月尾政府宣布「限聚令」起，我已經習慣了「宅家」，也不覺得悶。我退休後習慣向報社投稿，題材有時事評論、小品文、遊記、文物展覽觀後感等，下筆前先搜集和整理資料，這樣寫一篇稿，就得起碼兩個多小時「坐定定」。我也學習書法，疫情嚴峻時不能去上課，便在家自己練習。紙筆墨一旦擺好，就像「開壇作法」一樣的「陣勢」，也得連續寫兩個多小時。我也在家練氣功。其他時間，就是看看雜誌、看電視、聽收音機、做飯做家务。這樣也夠忙的，還嫌時間不夠多，人也開心多了。

「宅家」的日子，有位舊同學卻苦不堪言。她是退休教師，疫症



HK
人
與
事
祝
之

到來前，她每天起床梳洗後例必外出，家務請鐘點工人代勞，三餐都外食，外食完便逛街。她愛逛街旅行，自從「宅家」後，悶得常發脾氣。再有一班朋友這些天常行山，上到山上，人比市區還多，行至汗流浹背，都脫去口罩。他們前一天才剛行完山，體力還未緩過來，第二天又忙於組織另一次行山。

在家宅一天，真有那麼難嗎？之前連續幾天假期，很多人蜂擁外出玩樂。專家都說了，本地確診個案減至零，還要看往後連續二十八天都是零確診，香港才算真正安全。這看來有點難度，加上歐美等地疫情仍然嚴重，特區政府日前包機把滯留在外的港人接回港，其中仍有數人確診。所以，現階段港人仍不能掉以輕心。

無疑香港地小人多，放假時一家老小同擠在屋內，私人空間不多，出去啲啲氣可以理解。但總得有節制，狂玩狂聊天，口罩除下，感染風險不低。顧己及人，抗疫很需要每個人通力合作，做好自己本分。平時多培養可動可靜的興趣，遇事不至情緒失控，「宅家」安下心來，靜觀自己，了解自己，未嘗不是樂事。

轉眼五月

這個春天，有些特別。驚蟄之後，新冠病毒開始肆虐歐洲。三月中，德國各州的學校開始停課，商店關門，所有娛樂活動取消，在公共場所最多只能兩人行，而且還得保持安全距離……忽然之間，彷彿世界都變了，尤其是限制令剛發布的第二天，上班路上沒有幾輛車，到處空空蕩蕩的，那感覺，就好像自己不小心走進了災難電影。然而日子還要繼續，春天，也悄然來臨了。四月初，我們取消了原定的倫敦之行，夏天的度假也無法計劃了。天氣晴好時，我們會去田野上散很長時間的步，在花園裏燒烤，或者坐在陽光下看書，晚上全家一起追美劇，盡量不給焦慮以機會和時間。

復活節的時候，我們去附近的小河邊野餐，帶的吃食都是孩子們一早起來準備的。出發之前，我們還沒有忘了傳統的「找彩蛋」，和往年一樣，我和丈夫把早就準備好的巧克力蛋和兔子藏在花園的各個角落，讓孩子們找。他們早就過了對這個把戲感到高興的年齡，但我還是願意維護這個傳統。在看到兒子搖晃着他那一米八的大個子舉着剛剛「找到」的彩蛋故作驚喜狀時，我不禁感慨，從前是我們陪孩子玩，現在其實他們在陪我們玩。就這樣笑着調侃着，一時間我們都忘記了現在這個尷尬的特殊時段。



人生
在
線
林
中
洋

春天是播種的季節，當下正是一個不錯的機會，我在玻璃房裏又種起各種蔬果。我們夏天不會長時間地出遠門，澆水與收穫都不成問題。西紅柿、黃瓜、柿子椒、草莓和茄子苗，在屋檐下種了一陣子，看見它們綠油油地越長越高，我也感覺看到了希望與光明。

轉眼竟然已經五月了，天氣逐漸熱起來，空氣裏也有了夏天的味道。經過了近兩個月的嚴格控制，新冠疫情在德國的蔓延得到了初步控制，現在各州都開始逐漸解禁，孩子們也將在兩周後開學。至於這些措施是不是為時過早，還很難說，作為普通百姓，我們只能想辦法盡量保護好自己，同時希望周圍的人也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，這樣才能保住初步的成果。

不管怎樣，放穩心情過好每一天才是當下能做的和要緊的。今天晚上女兒做飯，給我列了採購清單，我下了班就去超市把菜買好，回到家後，洗乾淨手，坐到畫板前，繼續兩天前開始的油畫。窗外陽光正好，有和風吹送，檐下的風鈴叮咚作響，小鳥們嘰嘰喳喳，我家的貓則坐在窗台上的太陽裏慵懶地打瞌睡。

這個彷彿很不平常但是其實又很平常的一天……



人
與
事
代
恩

我的母親

我家有個氣場強大的母親，她不但入得廚房出得廳堂，還入得課堂出得工場。

年輕時的母親，是南洋華僑中學的教師，是出名的嚴師。她擔任班主任的班級，學生的成績總在名列前茅。母親教學認真，有正義感，對學生一視同仁，有教無類，深受學生的愛戴。班上有位半工讀學生，由於需要當小販幫補家計而時常遲到，導致學業落後而留級了兩學期，因此被學校開除學籍。母親卻認為這位學生資質不差，成績不好歸咎於沒時間溫習。母親力排眾議，為他出頭，結果該學生准以復課，條件是成績必須在短期內達標。母親接受了挑戰，每天放學後把這位學生接到家中為其義務補習功課，為了能讓他專心一意讀書，母親通過家訪，說服了其家人讓她當全職學生。每個月的發薪日，母親瞞着家人，抽起小部分薪水替他交學費，最後這位學生以優良成績順利畢業。

母親移居香港後，由於學歷得不到認可

，不能重執教鞭，改行當了裁縫。她在求學期間對時裝設計已有濃厚興趣，兼職掙學費，到裁剪學院師從荷蘭名設計師。母親料想不到這興趣日後為她帶來高峰的事業。

當年從四季如夏的南洋來到香港，人地生疏，為了生活，唯有在家裏當裁縫，替人度身縫製時裝。母親的顧客多是南下的上海太太小姐，也有中環的白領麗人，偶爾也有歡場女子。每次放學回家我總是見到一群人來「做新衫」，七嘴八舌說着我聽不懂的上海話，生意非常好。遇到聖誕新年，母親往往趕工至通宵達旦。

家庭生活得以改善，可我卻察覺母親總是心事重重，漸漸變得寡言。後來從祖母口中才得知母親原來承受很大的壓力，因為那些富貴顧客很難服侍，時常提出苛刻的要求，比如一件衣服往往要修改到「改無可改」才肯收貨……各種挑剔。母親後來決定不再當裁縫。其實她的手藝早被不少顧客讚賞及肯定，有人主動問母親能否教裁剪。就這樣



香港
隨
筆
張
茅

在李小龍的自傳中，他這樣寫道：「在完成《唐山大兄》的拍攝之後，我和嘉禾電影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一起由泰國返回香港。那時許多人問我這樣一個問題：『是什麼讓我放棄了美國的演員生涯，而回到香港拍戲呢？』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，除了回答我是一個中國人，要盡一個中國人的責任，我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簡單的解釋。我是一個美籍華人，成為一個美籍華人也許是偶然，也許是我父親人為安排的。」這段話是李小龍的身份認同。

近來有些人從李小龍著作中，挪用一兩個武術名詞，用作粉飾暴力行為，極度歪曲了李小龍。他們舉着美國國旗上街，拒做中國人，卻借巨星的名氣撐場、「攬炒」，並任意扭曲，相信李小龍的粉絲不會同意。李小龍以「武」融於「愛」，而破壞社會秩序的這群人則以「武」用於「暴」，縱火燒港鐵、燒銀行、燒店舖，粗暴驅趕酒樓座上茶客……他們有哪一點像李小龍？



域外
漫
筆
徐
志
嘯

這是個很不引人注目的國家。它很小，不光是國土面積小，人口也極少，全國只有四十多萬人口，可躋身世界袖珍小國行列。它位於東南亞加里曼丹島西北部，與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州接壤，整個國土被馬來西亞所環抱，唯北部瀕臨中國南海。據說，馬來西亞曾試圖吞併這個彈丸小國，但沒有成功——可見這個國家民族獨立意識之強。它歷史上曾一度強盛過，卻後來長期屬於葡、西、英、日等國殖民地，其中，英國殖民的時間最長，一直到一九八四年，文萊才完全獨立。

獨立後走到今天的文萊，真不容小視——我們踏上這塊國土後，浮光掠影，粗粗領略了它的風土人情，感覺這個國家不同一般。

這是個堪稱世界最富的小國之一。行走在城市的大街上，撲入眼簾的都是現代化的建築，看不到稍顯破舊的房屋，而遍布城市內外四周的濃密叢林和綠樹，又似乎在告訴你，這是個典型的花園國度——是的，除了首都斯里巴加灣市內街道和建築相對比較集中，整個國家的農村和城市，幾乎難以辨別，到處是花草樹木，房屋大多在樹叢的掩映之中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城市裏奔跑的大都是私家車，很少見出租車和公交車——公交車有，但據說一小時才來一班，老百姓幾乎家家都擁有私家車。由至今斯里巴加灣市內還保存的水村，我們得以知道，文萊的百姓，過去的日子十分艱難，但如今完全變了，今天仍生活在水村的人們，雖然居住環境還在水上，但他們的居住設施，以及基本的生活需求，都已徹底現代化了，這個水村，被人們譽為「東方威尼斯」，如今已作為文萊的一個著名景點，專供外來遊客

「我是中國人」

李小龍是追求武德的智者，在他的一首新詩中傳達其內心世界：

風和雨愉快地嬉戲
花園內的一片黃葉
絕望地依附在枝丫上
我摘下葉子
把它放在書本裏
給了它一個家

黃葉飄零，李小龍想着給它一個家。他的第二興趣是研究哲學。李小龍考進華盛頓大學選讀哲學，身邊的親友、影人莫不吃驚。片廠無人不知這小子的壞脾氣，入學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交代為什麼選讀哲學，原因因打架而起。他自言霸道，脾氣暴躁，容易發怒，片廠年紀差不多的童星都躲開，大人讓他三分，他不明白自己好鬥的原因，遇到不順眼的，「第一個想到的是我的拳頭」，事情過後感到空虛，沒深思贏了又怎樣。他內心一直在找答案，「打架、勝利、空虛。」這三個詞的關係。李小龍學習西方哲學，同時狂熱探討中國哲學，特別是道學。他不斷思索武學與哲學的關係，發現「中國武術的理論與哲學的邊界顯得模糊」，他提出「邊界模糊」一詞，找尋哲學精神融入武學的通道

，開始探討哲學領域的一元論。在《事物的整體性》一文中，他試以哲學解釋武術與哲學的統一性。

《水中月》一文令我驚異看到他用散文寫出哲學原理，將一元論的事物統一以生活常態描述：「水是客體，月亮是主體。當沒有水時，水中就沒有月亮，反之亦然。但當月亮升起時，水沒有等待着要去反映月亮的影子，同樣即使最微小的水滴湧出，月亮也沒有想到要投射自己的影子。因為月亮並沒有意圖投射自己的影像，而水也不是故意反映月亮的影像，『月印萬川』的景象是月亮和水共同協作的效果，水展現月亮的光輝，而月亮顯示了水的清澈。」李小龍就這樣輕巧闡述一元論的要義。

在他的著作中，我看到了習武之人人的基礎觀念，例如：武融於愛，表現於智，提出習武人是智武者，洞若觀火，將智與愛放在第一位置。如今回看那些舉着美英國旗的暴徒，以暴力脅迫他人，以「私了」取人生命，把文明城市拖到荒蠻時代，企圖將世界巨星捆綁為他們所用，李小龍在書中鮮明回答：我是中國人。

那些暴徒是什麼，流氓，殘暴！

文萊掠影

參觀。

這個國家的人民信仰伊斯蘭教，清真寺自然不少見，建於斯里巴加灣市的大清真寺——賽福鼎清真寺，讓人眼界大開。清真寺外觀氣勢雄偉，整個建築色澤淡雅，綠白黃三色相間，勻稱協調，頂部是多座球形狀穹蓋，黃金鑄就的金黃色，在陽光下熠熠閃光。整座寺色彩諧和，造型別致，給人莊嚴肅穆之感。進入寺內，特感寬敞明亮，高高的天穹頂上色彩斑斕，宏大的圓形大廳內鋪就地毯，伊斯蘭教徒們或跪伏、或匍匐，在虔誠禱告。我們這些外來遊客，驚訝於建築的宏偉壯觀與精緻雅麗，不敢驚擾正在參與禱告禮拜的教徒們，只是匆匆觀覽而過。

這樣一個伊斯蘭小國，靠什麼來支撐國民經濟，使之走向富裕？——這是我們特別感興趣的。當地華人導遊告訴我們，這個國家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氣，這佔了整個國民經濟收入的一半多，此外，這幾年發展起來的旅遊業，也成了國民經濟的主要收入之一。文萊的老百姓特別勤勞、樸實、肯幹，獨立三十多年來，在蘇丹國王統治下，一步步使國家朝着富裕的方向努力，走到了今天的富裕繁榮。在亞洲，文萊的整體國力和政治影響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如新加坡強，但從老百姓的滿意度來看，並不比新加坡差。在文萊，國民的醫療和教育



▲賽福鼎清真寺一景

資料
圖片

，九十年代初期工廠開始北移，香港時裝製衣業漸漸步入夕陽，許多時裝工場也相繼結業。母親因為信譽好，仍有一批海外老客戶，工場勉強得以經營，只是時裝設計已進入電腦化，母親有時不我與之感，加上已屆退休年齡，最後把工場平價轉讓給她的得力助手，瀟灑告別了時裝界。母親退休後移居北美，也很快投入當地生活，學電腦，學開車，還學西班牙語，成了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。之後，母親還在社區中心當義務家政導師，教裁剪，還為中文班義務編寫中文教材，在異鄉，生命活出了彩虹。

今年母親回香港與我們過春節，遇上了疫症，未能預期回去，這讓我們姐妹有機會與母親朝夕相對。八十三歲的母親依然身體硬朗，耳聰目明。我眼中的母親與往日無異：心境年輕，好學不倦，善良明事理。母親節之際，我祝母親健康長壽，對她說一聲我愛你。

無心插柳，由最初的幾位學生開始，漸漸到後來學生把家裏客廳都擠滿了，於是母親把當裁縫掙到的一些錢，租了一層商住樓宇，開起了裁剪學校。

天時地利，裁剪學校收生順利，很快就收生過百。學生來自各階層，主要是在職工廠女工，也有文員、教師、中學生、家庭主婦，更有遠道從南洋地區特地而來的華僑。母親秉持以往的教學認真，對學生要求很高，為了啟發學生的設計靈感，學校不時舉行時裝設計比賽，優勝者獲得獎學金以示鼓勵，裁剪學校着實培訓了不少獨當一面的設計人才。七十年代末期，香港經濟起飛，市民生活水平提高，時裝店如雨後春筍。母親與時並進，把裁剪學校改為山寨式工場，經營起時裝批發生意。

八十年代，香港時裝業正值黃金期，製衣業興旺，不愁訂單。於是對能力高的員工，母親會支持及幫助他們自立門戶，讓大家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。經過十年的黃金歲月